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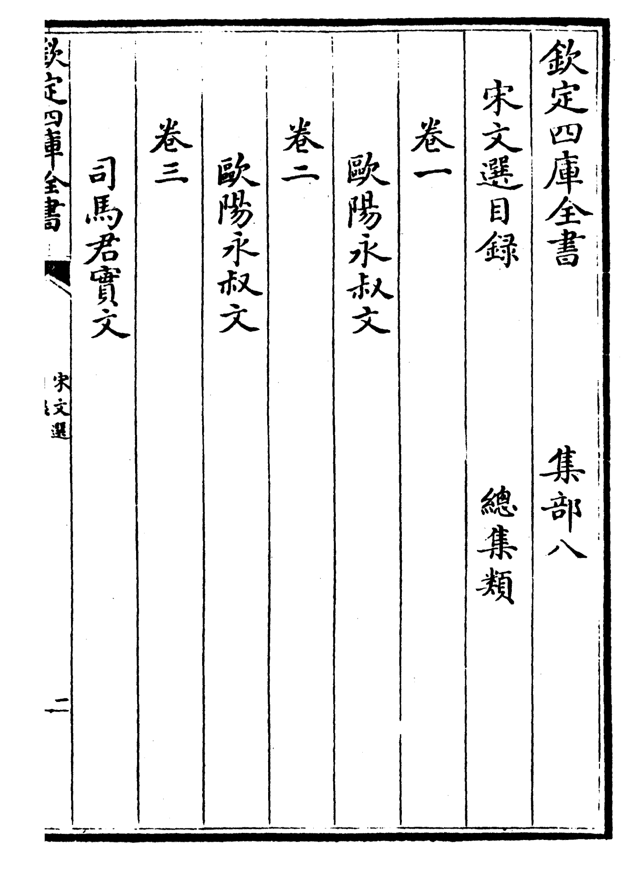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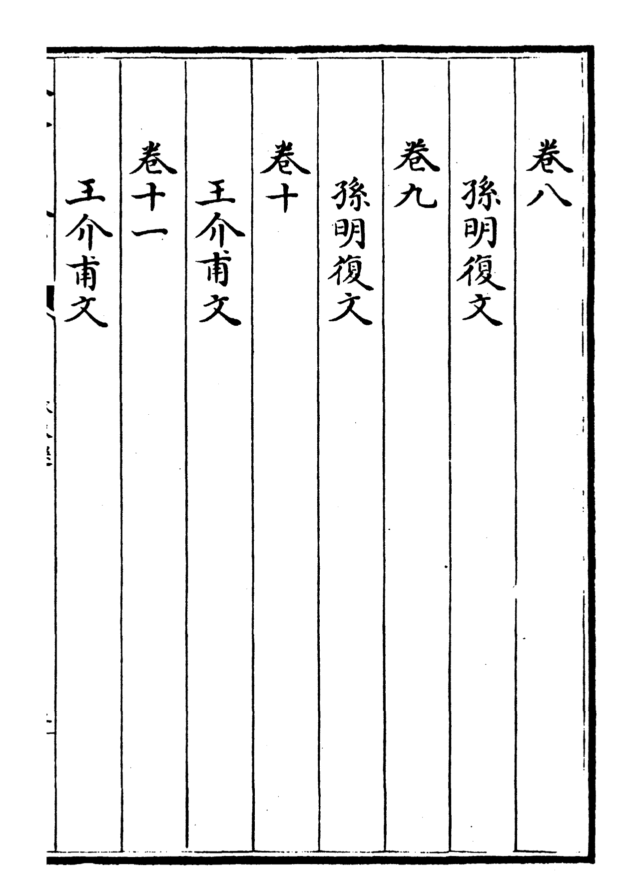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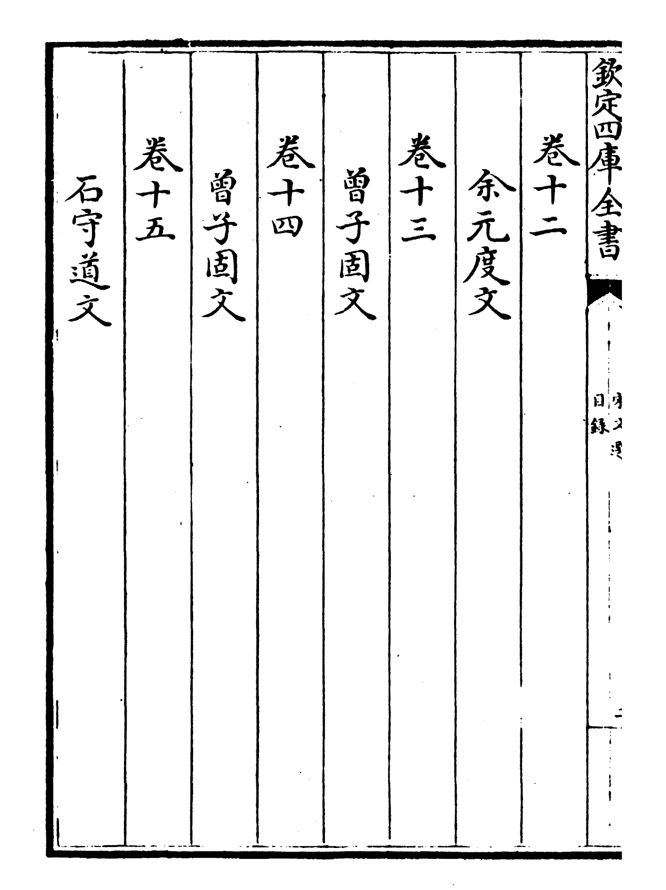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范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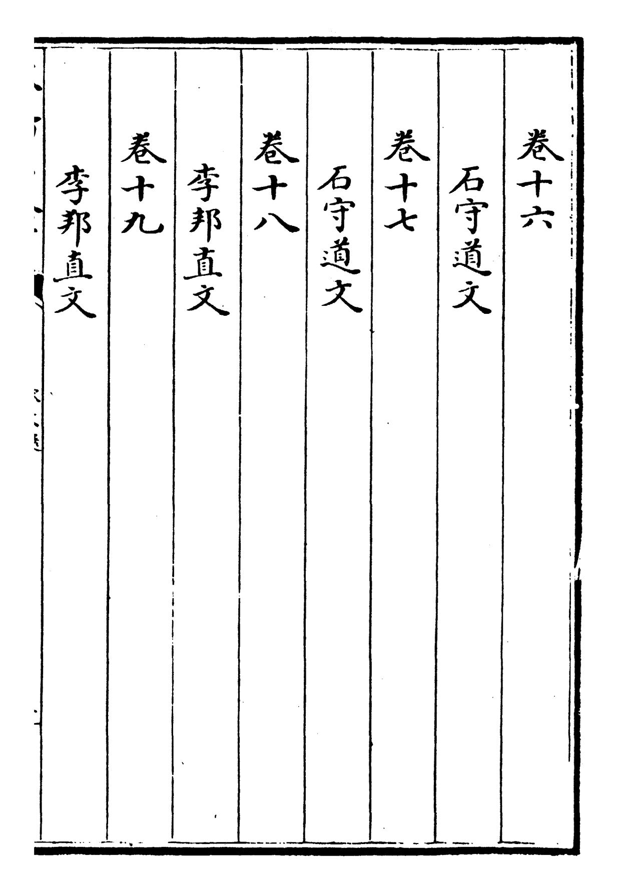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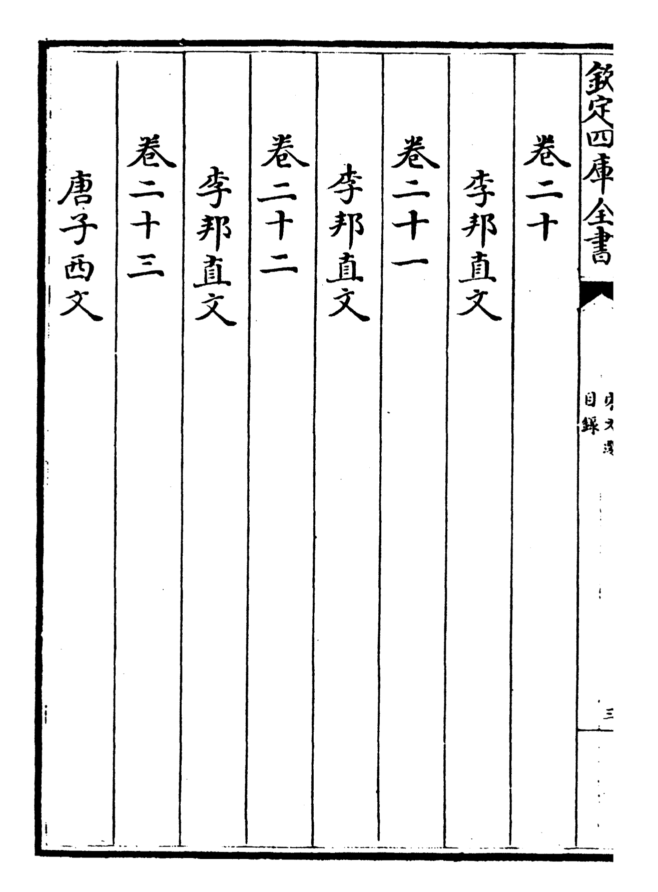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宋文選目録　　總集類









卷三十二

陳瑩中文

臣等謹案宋文選三十二卷不著編緝者姓氏案張邦基墨莊漫錄稱崔伯易有金華人記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則此乃其前集在南渡以前矣所選皆北宋之文自歐陽以下十四人惟取其有關於經術政治者詩賦碑銘之類不載焉中無三蘇文字而黃廷堅張

未之文則錄之豈當時蘇文之禁最嚴而黃張之類則稍寬歟又其中無二程文蓋不以文士目之也何焯義門讀書記跋所校元豐類稿後曰己卯冬於保定行臺（案焯是時在直隸巡撫李光地署中）閱

內府所賜大臣古文淵鑒有在集外者六篇則書魏鄭公傳後邪正辨說用上田正言書上歐蔡書也後知立齋相公（案立齋為大學士徐元文之別號）有

建本聖宋文選數册其中有南豐文二卷嘉善柯崇樸借鈔遂傳於外此六篇者皆在焉云云按書魏鄭公傳後一篇宋文鑑亦載不僅見於此集中焯蓋考之未審然南豐外集續稿今並不傳其佚篇惟賴此集以存是亦不為無功矣宋人選宋文者南宋所傳尚夥北宋惟此集存耳其賅備雖不及文鑑然用意嚴慎當為能文之士所編尤未可與南宋

建陽坊本出於書賈雜抄者一例視之也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宋文選卷三

歐陽永叔文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盖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疾之所自來而治其

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居西土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而無由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

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計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

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悦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葢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

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禮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絶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于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

最先廢而無弁遊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崇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

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

士淼然柔懦進退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中

昔荀卿子之說以為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

矣人之性善也彼為佛者棄其父子絶其夫婦于人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為善之説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為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説熟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禮義之事則未甞見聞今將號于衆曰禁汝之佛而為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為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趨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障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

息盖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説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趨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者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于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號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于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為

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大亂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生民之患亟矣及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之說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為患者特佛耳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為耳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于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耳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

則不能入于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為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為也可不惜哉昔孔子嘆作俑者不仁蓋嘆乎啟其漸而至于用殉也然則為佛者不尤甚于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之今之為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為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

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况其非聖人者乎夫奸邪之士見信于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于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奸且邪矣盖其為説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為雖賁育之勇

孟軻之辯太公之隂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于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為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本論下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

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于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于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導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于人哉財必取于民官必養于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

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緦緦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也當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脩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當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方今四海之内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方敢殺天子之命吏西方敢有崛強之王北方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産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方不服中國不

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趨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絶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

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蓄

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狄

南有江淮閩廣吴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狭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兕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敝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輿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圜矩方而為制度

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

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凡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聦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

敢驕於内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貪者貨物也當其同

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

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滅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

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于久遠而傳乎二説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説如彼君子之説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説如彼聖人之説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

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于經三子之于傳有所不全則學者寧舍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甍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于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

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于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舍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之所信也經所不書予所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

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耳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爾非

謂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别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

國之高節孔子得之于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
襃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
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
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
于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白夫攝者心不欲為君
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
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
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

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跡而春秋謬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于已舉魯之人皆聽命于已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别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

何伸于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一字豈不重于名字氏族乎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

為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于已舉魯之人聽于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下

弒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于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輙加之又輙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

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仇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

得倖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于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倖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耳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于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耳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决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决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嘗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耳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

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畧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説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于所傳者葢如是是可盡信乎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

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之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重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于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隕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

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况于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耶將後之學者偏見耶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閙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所以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

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時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于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隅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于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鸛

鴝來巢不書幾鸜鴝豈獨謹記于石鷁而忽于麟鸜鴝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于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説一無是矣而周内史叔興又以為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凌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甚乎

泰誓論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黙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説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

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于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頋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

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頋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

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冐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書詩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

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
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于是退而脩六經以為後世
法及孔子既殁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
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
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
耳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
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
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

可矣

易問上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

焉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
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為卦爻起于奇
偶之數隂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静
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
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筮孔子出于周
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占用也乃作
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
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于卜筮也

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于筮占猶見非于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

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焉耳

易問中

或問繫辭果非聖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論何也

曰何止乎繫辭舜之塗廩浚井不載于六經不道于孔子之徒蓋里巷人之語也及其傳也久孟子之徒道之事固有出于謬妄之說其初也大儒君子以世莫之信置而不論及其傳之久也後世反以謂更大儒君子而不非是實不誣矣由是曲學之士溺焉者多矣自孔子

沒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或者曰然則何以知非聖人之作也曰大儒君子之于學也理達而已矣中人已下指其迹提其耳而譬之猶有惑焉者溺于習聞之久曲學之士喜為奇說以取勝也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

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必亦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也盖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孟子豈好非六經者黜其雜亂之說所以尊經也

易問下

或問大衍占筮之事也其于筮占之說無所非乎曰其法是也其言非也用蓍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掛一揲四

歸奇再扐其法是也象兩象三至于乾坤之策以當萬物之數者其言皆非也傳曰知者創物又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筮者上古聖人之法也其為數也出于自然而不測四十有九是也其為用也通于變而無窮七八九六是也惟不測與無窮故謂之神惟神故可以占今為大衍者取物合數以配蓍是可測也以九六定乾坤之策是有限而可窮也矧占之而不效乎奇偶陰陽之數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二氣升降有進退而無

老少且聖人未嘗言而雖繫辭之龎雜亦不道也問者曰然則九六何為而變曰夫蓍四十有九無不用也昔之言大衍者取四揲之策而捨掛扐之數兼知掛扐之多少則九六之變可知矣蓍數無所配合隂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知此然後知筮占矣嗚呼文王無孔子易其淪于卜筮乎易無王弼其淪于異端之說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原弊論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為急不知務農為先者是未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

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于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麧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

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莩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禄廪兵甲車牛之財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于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于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占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天力

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夫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畒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甞經用者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甞聞金鼓識戰陳也生于無事而飽于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

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粮不自荷而庢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冐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邉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輙敗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雖耗農民為之可也柰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令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廂兵吏招人多者有

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
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
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
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
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耶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
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
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
也此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

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于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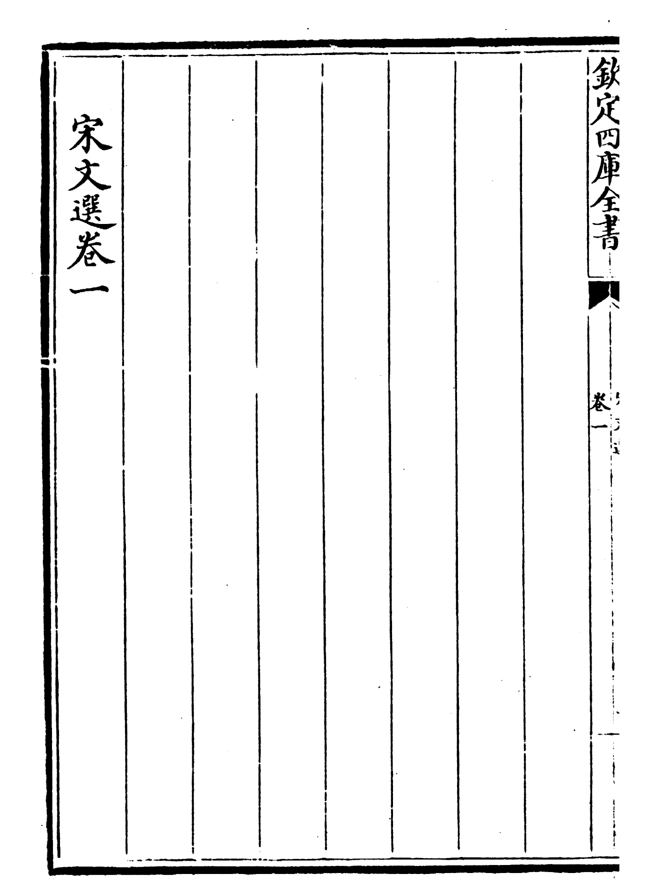
則指麥于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于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嘗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嘗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令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若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于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項至一項皆以等書于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

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竒衺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冨與貴者化粗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母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

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

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

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
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于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
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
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
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
採于有司也



宋文選卷一

宋文選卷二

歐陽永叔文

上皇帝封事書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准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

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致理矣臣伏見國家大兵一動天下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并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方大者違盟妄作其

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西北今西北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于一日天下之勢歲危于一歲臣所謂用心雖勞而不知致理之要也近年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采衆議紛紛至于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也臣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

也無將也無財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用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陛下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西平蜀國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是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蓋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也豈如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于昔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用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

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弛慢廢壞于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二帝所求無不得所欲

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收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為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唯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

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才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權柄不出于巳方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所為何憚而久不為哉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

三弊夫言多變則俗不信令頻改則下難從令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于官吏更易道路疲于迎送文牒縱横上下莫能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

號令之弊一也古今用人之術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臣嘗聞之太宗皇帝時王全斌等破蜀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乃復其官太宗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偏裨柔懦

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還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是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絶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其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

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嗷嗷既多是老弱怯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虚名無訓兵之實效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鈇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盖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虚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無實之法教小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

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四方事不可盡言臣請略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衆遇謝玄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敗于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兵四十

萬人是用兵多則敗而少者勝之明驗也況于荒遠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于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于陰山亦不過萬人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耳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不善用兵者雖多而為少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敵今沿邉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十萬人之用加之軍無

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人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勝多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日月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于士

或出于卒伍或出于奴僕或出于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夫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名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癃鍾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

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草去舊弊奮然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臣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為報又何患于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則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于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弄兵

用盡累世之財當時糴兵單于臺不過十萬人尚能困其國力况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知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减冗卒之虚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足用矣今兵有可减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敵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

交北敵與朝廷通好近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盖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敵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敵與西賊通謀欲并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陜西若使二敵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敵勢减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

契丹常有助兵今若北人自有黠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于契丹契丹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契丹相為表裡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亦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非憂契丹方經營于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

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
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
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
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
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
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
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敵先來則吾無策矣
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容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

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况今文武常選之官盈于朝廷徧于天下其間
非無材韜之人陛下總治萬幾之大旣不暇盡識其人
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
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
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
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
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

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即黜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贓污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出青官吏豈有澄清糾

舉之法哉唯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出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于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奸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于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緩容奸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

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故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唯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于上地理逆于下人心怨乎內四夷攻于外事勢如此殆非避疑寛緩之時唯陛下留意狂直甘俟誅夷臣昧死再拜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

吏報云自陳州名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忽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于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

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之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可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

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才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才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

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亦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

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

窮居草莽坐誦詩書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張秀才第一書

修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啟事為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為鄉進士精學厲

行嘗已選于里升于府而試于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為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于大國望官府下首于閽謁者以道姓名趨走拜伏于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耶將傾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為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耶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

耶得非磨光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耶今市之門旦而啟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賫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于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于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也故

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為謝

答李詡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辨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于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于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于孔子者問

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于性者一言而已矣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矛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修少好

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于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于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于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

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

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為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

惡而就善也其説與書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曉曉者可以息也予之所説如此吾子其擇焉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聲名為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耶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

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
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于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
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乖數
奇時不見用冝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
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于昔賢者
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屐金門者再見春
矣會天子方向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
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攲

裳摩趺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途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内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名試中臺以枉于有司奪席見罷縉紳議者咸傷冤之君方澹乎沖襟竟于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為贈夫恢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為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弟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為漢名

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沉冥欝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翁之耶不然何遣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詞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為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梅聖俞歸洛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于世者負其有
異而已故珠潛乎泥玉潛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
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
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
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也然求珠者必之乎
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都大邑據
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耳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
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

據是而擇之獨得于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于衆人中初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于此余嘗與之徜徉于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熏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于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于世者特其異而已則

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秀才生于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于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州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

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歳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于交遊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于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于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産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耳今君之行也余疑夫不能久蓄于衡山之阿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

同一歸于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間而獨異于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于身者無所不獲施于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于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于事矣不見于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見于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

語者矣若顔淵者在陋巷曲肱餓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于事況于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

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于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閒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于人既去而與羣士試于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于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于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于剥其卦五皆陰剥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于夬其卦五皆

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庇民利物功莫大焉其為卦過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強者可詘也聖人于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

彖辭曰大壯利正其彖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彖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于易得君子動以

進之象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于其象象而又常深戒于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于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

童望之字序

校書郎童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頗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

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于民也故紘綖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寛柔温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内德不脩于人雖盛其服

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嶽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于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于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梁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于中而奸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若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

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絜然修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發乎文辭則又辨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苐因其志廣其説以塞請

梅氏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閒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羇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輙抑于有司困于州

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欝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其家宛陵幼習于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人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

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羇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巳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輙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槀千餘篇并

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十五卷嗚呼吾于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廬陵歐陽脩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于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

可得然後知孟子之歎葢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闕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于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為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于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

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耳取卦體以為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于講師臨時之說也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耶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

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偽謬之失其可究耶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賛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繫辭必不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

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所為繫辭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絶非世常言無為有訓故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為觧果得聖人之旨耶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証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説果可盡信之耶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為尤多然止

于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贑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為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贑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隱者之學專于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于

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是弼即鄭本而為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于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詩譜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于戰國而焚棄于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粗備傳于今者豈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

經倀倀于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于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于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于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公千五六百嵗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

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于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于箋傳而恨已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失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其斷訟之曲直其能果于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

致太平已上皆正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于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魏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

鄭氏詩譜次第也豳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于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

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

韻總序

倕工于為弓而不能射羿與逢蒙天下之善射者也奚仲工于為車而不能御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此荀卿子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哉儒者學乎聖人聖人之道直以簡然至其曲而暢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陰陽天地人鬼事物之變化君臣父子吉凶生死凡人之大倫則六經不能盡其說而七十子與孟軻荀揚之

徒各極其辨而莫能殫焉夫以孔子之好學而其所道者自堯舜而後則詳之其前葢略而弗道其亦有所不暇者歟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别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以取焉洛

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頗其用心之精可謂入于忽微若櫛之于髮績之于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于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世本儒家子少為浮圖入武當山往來江漢之旁十餘年不妄與人交有不可其意雖王公大人亦莫肯頋聞士有一藝雖千里必求之介然有古獨行之節所謂用心專者也

宜其學必至焉耳浮圖之書行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取于吾儒亦欲傳于其徒也

集古録目序

物嘗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籒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
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
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乎其間故得一
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
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
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
有以為集古録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

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葢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目録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于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于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廬陵歐陽修序

孫子後序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于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于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

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筭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輙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于兵也如此牧謂曹公于注孫子尤畧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于強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于已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

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為注凡膠于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已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于吾聖俞多焉聖俞為人謹質温恭衣冠進趨�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為壯夫何異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因秦火之餘承千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法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美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遊于所習當是時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所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時者皆勇于自立無茍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

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于後先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回没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于䰟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才之乏久矣以迄于今迺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悟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往往好之故習其説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于百家不蔽于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

即未必衆也故樂易淳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于貧賤富貴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自修至于漸摩之久則果于義者非强而能者也今之士選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篤于所學至于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

信哉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流則士
于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
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
者固善之端而人所難致也以今之士于人之所難致
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時顧吾之所向如何
耳筠為州在大江之上其地僻絶當慶歷之初詔天下
立學而筠獨不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
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都官郎中董君儀董乃與

通判鄭君相州之東南就亢爽之地築宫于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于庖厨庫廐各以立焉經始于春而落成于其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之京師請記于予予謂二君之于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籍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道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以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二君之作非獨使夫求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

而使歸刻焉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于静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于静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于聰明其于静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静心静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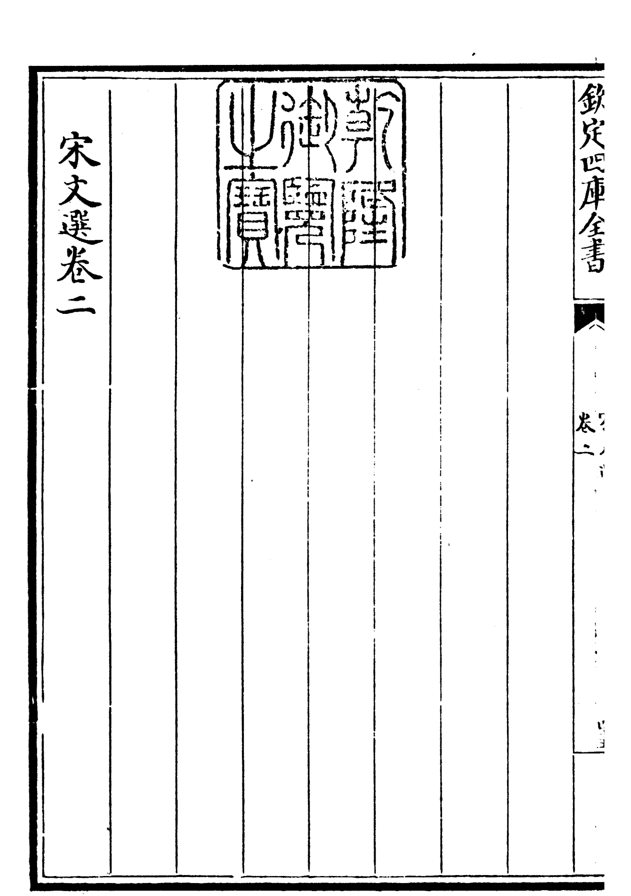
非之為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戶于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閑目澄心鑒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非非為名云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予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

而後敢仰視葢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
所藏也胡爲于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于
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于世久矣少不
悅于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
者葢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
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于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嵗
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
從容于翰墨之娛而余于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

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于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于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于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于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宋文選卷二